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六回 掃得開突然便去 放不下依舊再來

卻說那首座對濟顛說道：「濟顛兄！這些衣鉢，原是老師父傳與你的，你若收去，就不必說，若是不要，是存在常住（住持）裏公用，還是派勻了，分與眾僧？」濟顛道：「我卻要他何用？常住自有，何消又存。既要送予眾僧，誰耐煩去分他？不如盡他們搶了去，倒還爽快些。」那些眾僧人聽說一個「搶」字，便一齊動手，你搶金子，我搶銀子，打成一團。我拿袈裟，你拿衲頭，攪成一塊。不管誰是師父，誰是徒弟，直搶得爬起跌倒，爭奪個不成體統。濟顛哈哈大笑，只見搶得多的和尚，頭頂上互相碰出一個個爆栗。那些和尚一時無心理會，只是亂搶，一剎時，搶得精光。濟顛道：「快活！快活！省得遺留在此，作師父的話柄。」又瘋瘋顛顛到處玩耍去了。話說臨安各寺有個例頭，凡住持死了，過了數日，首座便要請諸山的僧眾來「會湯」（聚餐），互為商議另請長老住持之事。那一日靈隱首座請了各山僧眾照例「會湯」。提起濟顛行事，那首座道：「這濟顛乃是遠長老得意弟子，任他瘋瘋顛顛，再也不管。今不幸長老西歸，這濟顛心無忌憚，益發悻悻不成樣子，倘請了新長老來，豈不連合寺的體面都壞了？敢求列位老師勸戒他一番，也是佛門中好事。」眾僧道：「這個使得，快叫人請了他來。」監寺叫人分頭去尋，直尋到飛來峰牌樓下，方見他領許多小兒，在溪中摸鵝卵石頭耍子。侍者叫道：「今日首座請諸山僧眾會湯，到處尋不到你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會湯，定然是請我吃酒，快去快去。」便別了眾小兒，同侍者一逕走入方丈室來，只見眾僧團團空座著，並無酒肉。濟顛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看你這和尚是泥塑木雕般坐著，這方丈室竟弄成個子孫堂。」

眾僧正要開口勸他，不道他瘋瘋顛顛的，開口便唐突人，反不好說得。還是首座道：「你且莫瘋，師父死了，你須與師父爭口氣才是。」濟顛道：「若要我與師父爭氣，把你這些不爭氣的和尚都趕了出去才好。」首座道：「眾僧奉佛法，日夕焚修，有何不好，你要趕逐？」濟顛道：「且莫說別事，只你們方才會湯吃酒，怎就不叫我一聲，難道我不是有分的子孫？」首座道：「非是不叫你，今日是寺中的正事，尋了你來，未免發瘋攪亂，豈不誤了我們的正經。」濟顛道：「看你這一般和尚，只會弄虛文，裝假體面，做得甚麼正事。長老才死得幾日，就有許多話說，總是與你們冰炭不同爐，我去吧！讓這座叢林，憑你們敗落了罷。」遂走到雲堂中，收拾了包袱，拿了禪杖，與諸山和尚拱一拱手道：「暫別！暫別！」又走到師父骨塔邊，拜了幾拜，道：「弟子且去再來！」拜罷，頭也不回，大踏步走出了靈隱寺。次早，來到西湖上，過了六安橋，見天色已晚，就投淨慈寺，借宿了一宵。

次早，到浙江亭上，乘了江船，取路回台州。一逕到母舅王安世家來。王家見了外甥，合家道喜。濟顛先拜見了母舅，又與王全哥嫂都相見了，方才坐下。王安世問道：「你在靈隱寺做了和尚，怎麼身上弄得這般模樣了！」濟顛道：「出家人隨緣度日，要好做甚？」母舅道：「不知你在寺中，怎麼過日子？」濟顛道：「也不看經念佛，只是信口做幾句歪詩，騙幾碗酒吃，過得一日，便是一日。」母舅道：「你既要吃酒，何不不住在家中。」濟顛道：「家中酒雖好吃，只覺沒禪味。」那母舅見他身上破碎，隔日就叫人做了幾件新衣與他，濟顛那裏肯穿，只說舊衣裳穿得自在。惟有叫他吃酒，再不推辭。閑來便到天臺諸寺去遊賞，得意時隨口就做些詩賦玩玩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已過一年，忽一日對母舅道：「我在此耽擱已久，想著杭州風景，放他不下，我還是去看看。」母舅道：「你說與那些寺僧不合，不如住在家裏罷！」濟顛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」遂即吟四句道：

出家又在家，不如不開花；
一截做兩截，是差是不差。

母舅、舅母曉得留他不住，只得收拾些盤纏，付與濟顛。濟顛笑道：「出家人隨緣過日子，要錢銀何用？」遂別了母舅、舅母，並王全兄嫂，依舊是一個包裹，一條禪杖，乘了江船，行到浙江亭，上了岸，心裏想道：「我本是靈隱寺出身，若投別寺去，便不像模樣。莫若仍回靈隱去，看這夥和尚如何待我？」算計定了，一逕走到飛來峰，望著山門走入寺來。早有首座看見，叫道：「濟顛，你來了麼？如今寺中請了昌長老住持甚是利害！不比你舊時的師父，需要小心。」濟顛道：「利害些好，便不怕你們欺侮我。」首座道：「你不犯規，誰欺侮你！」遂同濟顛到方丈室來拜見長老。

首座稟道：「此僧乃先住持的徒弟——濟顛，因遊天臺去了，今日才回。」昌長老道：「莫不就是吃酒肉的濟顛麼？」濟顛應道：「正是弟子，昔日果然好吃幾杯兒，如今酒肉都戒了。」昌長老道：「既往不咎，如果戒了，可掛名字，收了度牒，去習功課。」濟顛答應了。遂朝夕坐禪念經，有兩個多月，並不出門。

不期時值殘冬，下起一天大雪來，身上寒冷，走到廚房下來烤火，露出一雙光腿。那負責火工心上看不過，說道：「你師父留下許多衣裳與你，你倒叫眾人搶去。如今這般大雪，還赤著兩隻光腿，卻有誰來照顧你？」濟顛道：「冷倒不怕，只是熬了多時不吃酒，真個苦惱了。」火工見他說得傷心，便道：「你若想吃酒，我倒有一瓶在此，請你吃也不打緊，但是恐怕長老曉得要責罰。」濟顛道：「難得阿哥好意，我躲在灶下暗吃一碗，長老如何得知。」火工見他真個可憐，遂取出酒來倒了與他一碗，濟顛接上手，三兩口便吃完了。贊道：「好酒！好酒！賽過菩提甘露，怎的要再得一碗更好！」火工見他喉急，只得又倒了一碗與他，他擦擦嘴又乾了，只嫌少。火工沒法，只得又倒了一碗，濟顛一連吃了三碗，還想要吃，火工忙將酒瓶藏過說道：「這酒是久窖的，不能多吃，這三碗只怕你要醉了。如今雪停了，你倒不如瞞著長老，寺外去走走罷！」濟顛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悄悄走出寺來，剛離得山門幾步，恰撞見飛來峰牌樓下的張公，迎著問道：「聞你已回寺，緣何好久不見？」濟顛蹣跚道：「阿公！說不盡的苦！你知道我是散怠慣的，自台州回來，被長老管得一步也不許出門。今日天寒，感得火工好意，請我吃三碗酒，這是不夠，故私自出來，尋個主人。」張公道：「不如且到我家去吃三杯，再去尋別的，如何？」濟顛道：「阿公若肯請我，便是主人了，何必再尋？」大家說得笑了一回。走到飛來峰下，那張婆正在門前閑著，看見張公領了濟顛來到，千萬歡喜的道：「和尚如何一向不見？請裏面去坐！」張公道：「閒話慢說，且快去收拾些酒來吃要緊。」張婆道：「有有有！」忙到廚下去燒了兩碗豆腐湯，暖出一壺酒，擺在桌上，叫兒孫倒酒與濟顛張公兩個對酌。濟顛道：「難得你一家都是好心，如何消受？」張婆道：「菜實不堪，酒是自家做的，和尚只管來吃不妨。」濟顛謝了，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大家吃了五六碗，濟顛曉得有些醉意，叫聲謝了，便要起身。張婆道：「現今長老不許你吃酒，如今這般醉醺醺的回去，倘被長老責罰，連我們也不好看，倒不如在此過夜，待酒醒了再回去罷。」濟顛道：「阿婆說得是！」是夜就在張公家，同他兒子過了一夜。

次早起來，見天色晴了，想一想道：「我回去一毫無事，多時不曾進城，許多朋友都生疏了，今日走去各家望望也好。」遂別了張公，一路往嶽墳方向去，忽撞見王太尉要到天竺去，濟顛就走到路心，攔住轎子道：「太尉何往？」太尉看見是濟顛，吩咐停轎，走下來相見了問道：「下官甚是念你！為何多日不見？」濟顛遂將回天台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太尉道：「今日下官有事要往天竺去，不得同你回去，你明日可來我府中走一趟，下官準備在家候你。」濟顛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太尉依舊乘轎而去。濟顛遂進了錢塘門，一逕往岩橋河下沈提點家來，到了沈家，早有看門的出來，看見是濟顛忙道：「裏面請坐！我家官人甚想念你，不期他昨日出門，今日尚未回來，請師父坐坐，待我去尋他回來。」濟顛道：「你去尋他，不如我去尋他。」正要轉身，不期長空又飄下幾點雪來，一時詩興發作，遂討筆硯在壁上，題了一首【臨江仙】的詞兒：

凜冽彤雲生遠浦，長空碎玉珊珊，梨花滿月泛波瀾，水深鼃背冷，方丈老僧寒。度口行人嗟此境，金山變作銀山。瓊樓玉殿水晶盤。王維稱善畫，下筆也應難。

題完了又想道，這等寒天大雪，他昨夜不歸家，定然在漆器橋，小腳兒王鴛頭家裏歇宿，等我去尋他來。（按：王鴛頭即沈提點之女友）遂離了沈家門口竟往漆器橋來，正是「俯仰人天心不愧，任他酒色又何妨」。畢竟濟顛到王鴛頭家去，又做出甚麼事

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長老留下一爛攤子的舊衣服，給我做什麼？衣鉢隨身在心庫，眾僧沒有人天耳目，不識真貨在底下，心外求佛奪法物，我也順水人情，將長老留下這些古董廢物，傾囊送給收破爛的師兄弟。看他們搶得頭破血流，貪念還深呢！哈哈！正是：

師法非藏這裏頭，西來心印被俺偷；

布圍堆內尋衣鉢，撞破腦禿佛血流。

二、師父歸去，我也暫別了靈隱寺，西湖甚是好風光，趁機溜躑一番。回到了舊時家，拜見母舅訴離情。唉！天地有情，人豈無情？只將此情化道情，面對我佛家，冷冰冰！鐵打心腸，銅做金身，難怪他耐得住海枯石爛，勝過凡間幾十年的肉體俗情！

母舅見我破破爛爛，叫人做幾件新衣，吃一些酒，我答道：「家酒無禪味，新衣不爽身。」原來是：

佛酒別有菩提味，

舊衣擋得風雨霜。

三、遠瞻堂長老已去，換得昌長老，也當有一番新氣象，果然我酒肉皆戒，二月不知肉味，倒覺得清淨不少。無奈火工憐我大雪天，光腿腳，故請我喝一碗，只因這一碗，又把酒癮發作，不可收拾。（世人切莫學我，不可試，一試便打破酒甕了！）

四、又出寺門，在外結善緣，張公、張婆好酒款待，也推脫不掉，亦正合我的口味。雖說出家酒宜戒，為度眾生權借用，且看：「小解便還，一滴不留！」雖醉猶醒，實因佛體能耐，金剛不壞，否則早已病發身亡，眾生無此體魄，莫學這種荒唐行徑！

五、王太尉、沈提點，這些官兒不嫌濟顛，亦喜同濟顛尋酒吟詩，正是：

出家真出家，不被佛祖轄；

家家結善緣，個個識佛家。